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一

記

遊三門記

王翰

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治東六十里道由東而延至黃堆循河
東下再行十里至其處河南山脊峻下其尾屬於北山鑿山
作三門以通河流南者爲鬼門中爲人門次北爲神門又次
北及開元新開河又以中爲夜叉門北爲金門新開河爲公
主河未詳其說也鬼門迫窄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
東可十五步中流有小山乃其底柱也東又十步其水營迴
謂之海眼深不可測神門最修廣水安妥蓋唐宋漕運之道
山高上有閣道且牽泐石深尺許正南下五十步有石聳起
側視若香爐然東又三十步一峯可高數丈不甚奇新開河

南北廣約計二丈其岸石如甃又直如繩取者行百餘步與神門水合其南一峯壁立度二百尺許極奇秀石紋青黃相雜其巔多鵝鶴巢壘石爲爐形非飛舉者不可至下知其始有人謂老君煉丹爐蓋以神之也新開河左就崑石下刻宋金人題名并詩且刻翠陰禹功二崑稍東刻忠孝清慎四字字畫若顏魯公書者其南山上有石巉然如鷓鴣者人號爲掛鼓石蓋禹用以節時齊力也自新開河東口涉水上山上舊有開化寺今不存有小祠象龍神者前碑剝落不可摸不知何時立祠檐下二石其狀如碑無字上作三竅一碑蓋金源興定十二年脩禹廟之記也回至西可二里上山謁禹廟而還所至處皆用小律詩記之惜行者生員張恭馬喜王興也時洪武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記

古愚齋記

劉永之

臨江貳守章侯彥芳其系出於漢丞相昭由丞相四十七傳而至茂今家潤州雲陽爲其邑之著姓出郭門若干里地曰壽安有別墅者侯之所建也蓋嘗讀書其中而題其齋居曰古愚其至官也手書其事以遺永之而求文以爲記旣受命乃爲之說曰言非一端而已卽其言而知其志之所存所謂知言也蓋是今而非古久矣有行古道於今之世者必且群起而訾之曰是好古而愚者也夫古之道豈誠然乎哉亦失其好惡之情焉耳方周之衰天下蓋已弊矣繼之以強暴之秦盡去先王之典而用其一切之法使其靡靡然戕其仁厚之性而從事於貪殘刻薄變詐之行於是是非好惡顛倒錯謬一反其情以至於大壞極亂不可救遏而秦用以亡自是

而後其流風未俗漫淫演漫於天下者千有餘年於今其間
雖有願治之君善輔之臣凡所建立皆因仍苟簡以爲當世
之計率不越數十百年法弊禁弛則又往往至於大壞極亂
不可救遏若秦之事然漢唐以來既可觀已當其壞亂之際
雖學士大夫猶或不識義理之正况世俗之凡民乎其喜浮
而惡質非古而是今無足異也惟其理亂興廢之由恒在於
是而未有深慮遠圖而振之者豈其沉酣沒溺之久而終不
可爲邪無豪傑特起之士而不能變化鼓舞作興之也所謂
豪傑特起之士者必能窮天下之理通天下之情識天下之
變而其於道也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而不惑於流俗者也
今天以高明之資當天下壞亂之時躬行古道不願流俗之
常被毀者以自名而見其意及遭逢

三朝起而從政又能不以窮達易節而勤勤然欲托於文字
惟恐其弗及如此豈非篤於自信而庶幾其人者歟然則變
化鼓舞而作興天下之民固其志之所存矣孔子曰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謂其不可興起者不知道者也謂
侯之志不在於是者不知人者也故述而記之以俟知道與
知侯者考焉

獨善山房記

古之學者爲已而已及其至也則思推其有諸已者以及乎
民焉將推其有諸已者以及乎民則非得其位而施之政不
可故仕而達者君子之所甚欲也非欲其仕而達也欲其有
諸已者及乎民也然學而有諸已者必自貴而不御於外故
其交也有禮其進也有義必人即之而不即乎人也必世求

之而不求乎世也交之以禮矣進之以義矣人即之而世求之矣又必度其時之可爲道之可行然後起而從之是數者一或不然則三公之貴千駟之富視之猶弊屨焉曷足以動其心哉其難進寡合如此而有天下國家者方懸其爵祿以招天下之士有司者敎然持其權衡尺寸秤度而進退之幸而合其程式然後授之以職臨之以賞罰使之從從然唯上令之是聽其取士用人之法如此然而自公卿以下至於百執事之位未嘗之人焉於是上之人自以爲其術果足以籠天下之士馭天下之才而爲天下之政矣又何必弊弊然求彼之難進寡合者爲哉蓋自三代而下山林巖穴之士懷其道德才藝深藏不售而沒齒貧賤者衆矣然其人皆浩然有以自樂未嘗感之悔也而論者以爲孟氏所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而異端叛逃之民果於遺世者不可同日而語焉友人柯同德儒者也世居屏山之下自其祖父隱德不耀數世矣其家之所傳以爲學者皆內而弗外爲已者也而同德之爲人善論議有氣節尤能應變吾嘗與之共處憂患知其學之有中而才之足以有爲也惟其自貴而不徇於外也故不爲時之所知峭嶇連蹇至於窮且老矣終不肯以變其操而其心浩然有以自樂而無悔於是取孟氏之言名其室曰獨善山房而屬余爲文以記之余旣情其才之可用而莫用又喜其能自貴而不徇於外幾於古之學者而合乎孟氏之所云遂述其所聞以爲之記

知止齋記

錢宰

八年冬詔天下士凡寄跡佛老而有志于聖賢之學者入國

子學俾習知天理民彝然後授之政焉余助教庠舍間因獲
與諸茂異交間過尊經閣訪黃君伯厚于東叙伯厚扁其齋
君曰知止噫伯厚述佛而歸予儒不半載而知所止矣何其
化之速邪今朝廷武功既成誕脩文教示之以綱常道之以
道德化之以禮樂禁之以刑政將使天下之士皆知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將使天下之民皆被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之化以世之學佛老者往往多聰明識道理得務
于學去其虛而實踐變其寂而有為黜其偏而歸于中正儼
反手耳然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大中正之道化
天下後世俾脩諸身措諸事業莫不各有所止之地也是故
冠尔以章甫使知首之所止焉衣尔以逢掖使知身之所止
焉三不尔以夫婦復尔以父子明尔以君臣使知心之所止焉
伯厚於是乎玄冠素裳纓俯仰後天以正其氣貌以齊其顏
垂紳委佩周旋抑揚以敬其儀刑以慎其進趨入其室則夫
夫婦婦怡然乎其和樂而有別也其堂則父子子優然
乎其慈孝而有親也出而仕于朝則君君臣臣秩然乎其明
良之深會而有表也伯厚方且見之躬行矣其視前日祝髮
毀形或性離倫違世獨立而高出物外者夫豈伯厚之所止
邪蓋天北辰之止于夫也不偏也流水之止于海也不息也
心猶水也靜而不偏則所止者正矣心猶水也動而不息則
所止者至矣伯厚尚無惑於偏無怠以息庶幾終始慎其所
止哉

新建耐牢坡石閘記

劉大昕

大明受命

皇帝卽位之元年詔遣大將軍信國公鄂國公總率羽林諸
衛師旅億萬戰艦百千定山東平幽冀兵不血刃而梁晉關
陝大小郡邑悉皆附順分兵戍以守阨塞浚河梁以述遺度
舳艫千里魚貫蟬聯貢賦供需有程無阻後以黃河變易濟
寧之南陽西暨周村涯淤窒壅數壞舟楫迺遣師莊石佛諸
閘北沂汶濟以達燕冀西循曹鄆以抵梁晉濟寧州城西二
十里許而牢坡口者實西北分路之會坡有堤綿數十里以
防河決於是時遂開通焉倘失啓閉水勢散泄漕度愆期深
爲職守憂洪武二年申請于山東行省注官分任其事南疏
北導靡所窒處冬十一月省檄下委大昕相宜置閘以爲歲
久計十二月朔同寅知府余芳通判胡處謙集議率任城簿
周允暨提領郭祥至於河上視其舊口則土崩流悍不可仰

功行視口之北幾一里許平行水匯可立基焉乃伐石得木
度工改作時冰凍暫止三年二月二日集衆材合役下夷土
堤平水降八尺以爲基樹以棗葉密如星布實以瓦礫迥若
砥平然後鋪張木枋敷嵌石板爰琢爰斲犬牙相入復固以
灰膠關以鐵錠磨龍剗削混然天成閘門東西廣十六尺有
五寸崇十尺一寸西北比東西廣加二尺焉閘之北東向有
壩縱二十二尺西向壩縱一十五尺有奇閘之南稱是翼如
也所以捍水之洄洑衝薄也兩門之中鑿渠五寸下貫萬年
枋以立懸板復於閘之南北夾去壅土以殺悍湍且濟舟以
轉折入閘自茲啓閉有常舟行如素三月二十日告成訖
功計興工至休役凡五十日以工計石工二十九人木工四
人金工二人徒四百五十人以材計木一千三百有三枋五

十甓大小七百八十有四鐵錠一百每錠斤重六斤四兩鐵斤重二百五十五木炭斤重一千五百四十二石灰斤重六千三百四十四工之食粟八石零七升若鐵粟則取給於官餘悉因沂兗二州任城滕鄆諸縣土地所有規措給用雖以勞於民而民樂於趨事不費於官而官亦易以成功此大較也大昕雖董是役而主簿周允晨夕陳力勤敏不怠其功其勞不可蓋也遂具載本末于石以垂永久焉

蜀山書舍記

高啓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奎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朴而麓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閱吾將於是卒業焉予幸爲我記之子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弁裳之於容珩瑀之於步豆籩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干田入于市處于戶庭覽于山川立于宗廟朝廷遊于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後世講學之道旣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殆各占山水之勝築廡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物之理與夫羣聖賢修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况安僻阻之區絕紛囂之役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者哉今幼文以方壯之齒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予也北郭之野有土東里之第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艱第穢於榛蕪殘壞於塵蠹偃偃

焉日事奔走而不知返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尚能為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辭者蓋姑復幼文之請亦因以自厲焉

松陽縣學復射圃記

蘇伯衡

松陽之有學學之有射圃蓋自宋紹興始元之制凡民不得持弓矢故射息而圃亦廢豪右因侵而有之踰八十年有司漫不加省

皇帝卽位之明年詔郡縣皆興學置師弟子員而講習乎六藝儒生葉端等作而言曰今學令射居其一射圃之復維其時矣以告令王君會王君微赴京師事格不行而提刑按察僉事張公行縣適至乃復以告公為按圖籍凡學之地侵于民者責丞李君仙簿劉君文彬悉復之而地卒以歸正

其疆界莫其畛域樹垣以繚之王君歸自京師謂部使者祇承德意返故地於久攘之後幸惠斯文其意宜有以示後人教諭毛君燿臚薦而起遂命之來謁文書曰侯以明之此舜之學政也其人之賢不賢觀其射之中不中見焉故以射致衆衆致而後論士是以三代率由之而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致黜者三則僅有存者夫學政莫大於射也尚矣國家方修文教而稽古定制焉則射圃之復其豈細故哉乃為之記曰復地以尺計之直學之東南則從七十衡五十直東北則益其從二之一去其衡三之一直西北則其從倍東北之三其衡不及東南之八直西南則其從得東南之衡而去其一以為其衡東南故所謂射圃也張公名志德字某陝西人王君名彞字秉之北平人燿邑人

攝學事始一紀士論多之云

川上書堂記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濬不踰闕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余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土所為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余於道猶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余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晷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

諸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申於是觀諸鳥獸孳者革而迭者猶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天命不已故命于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之為草木鳥獸且猶然而况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刑氣宰乎形理宰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為橐籥焉以理為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為橐籥為樞紐者亦惟氣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况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夫惟

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賸亦戒不閔亦慎發乎已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曾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于聖賢之道余禾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輒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請以爲川上書堂記

節義堂記

處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堂堂有斯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爲吾記之者敢屬筆焉余聞魏君家梁溪梁溪於毘陵爲勝地九龍之山天下第二泉在焉魏君作堂其間不以觀遊爲羨而以節義自脩亦可以見

其志矣乃記之曰節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鄙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亦恒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于三代之際者養之有學校淑之有教化莫不篤於道周於德有過人之節取予辭受出處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飢之可也寒之可也爵之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之粟臨之以三軍之威使易其所守而胥爲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逸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豈不由此也歟厥後惟東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官寺專政挾天子威權以董憲海內紀綱於是大壞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抗志羣小之間不少屈意以迎合附麗至於羅織鉤黨之獄起而其節操愈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慷慨奮激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悔夫如

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懷篡奪者後先相望皆已憚而不
敢直遂而漢之社稷危而不遂亡者是賴之也然則節義之
所係豈細也哉近世學校不脩教化不行士鮮不爲習俗所
移放其邪心役於外物區區貴富何足爲輕重而求之者隨
名節捐禮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僥倖得之姁姁以爲容
詹詹以爲悅汲汲保身固位以爲務平居莫肯直道以事上
緩急遂至鬻國而叛君若是者雖曰累千百何益於人國家
哉

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與有無創業之初庶事求違而獨
於前朝仗節蹈義之臣或優以體貌或寵以褒贈或列諸秩
祀或錄其子孫以示風厲不變爾來垂兩紀矣雖

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

途無由以奇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忘其勢而取命
不悖忘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斯何莫
非節義也豈必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而後爲節爲義哉故觀
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然人之所恃以斡旋萬變
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芒忽而不爲歉大塞天地而不
益不以困抑摧挫而亡不以安富尊榮而有蓋有以爲氣
隨其所遇而皆安投其鄉而如意衆人之於是氣
之主而反聽命焉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氣如暴
之涌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須之時則
消酒而不見其迹矣未有處大事臨大節而不顛倒
失措者由其爲氣所使而莫爲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
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爲虛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

於物持虛氣以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虛氣求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焉

南華謫居圖記

洪武元年夏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卽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閒暇時時臨眺而樂焉曰使吾爲此州人奚其不可也於是南華逸人且屬龍虎山道士方壺子繪之縑素云初上行幸金華訪求文懿公之後得先生召之見未至而

乘輿還京師驛召先生赴京師一見與語大說爲立京學命爲教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傳

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學爲國子學拜博士未幾陞正四品拜祭酒出入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于人材之進退時政之弛張無不預議先生感奮圖報是是非非無所顧忌所爲學校修廢舉墜更規設法以教養者數十事無不施行其見知於

上者至矣然亦不勝夫人之媚嫉也會先生嘗以學宮什器用之私室言路因以移用官物坐之章入

上覽之而咲而媒孽先生者不已於是韶州之命行矣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勝其戚戚先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焉觀其自號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爲何如蓋君子求在我者而已矣使其中有愧何往而能安使其無所愧何往而

不安是以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爲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之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余故著先生出處之故覽斯圖者得以考焉

樓雲軒記

汪仲魯

自予再來郡城馬生良德稱輒館予于城東新構之軒病卧若素安焉生請軒名應曰樓雲生又請記則又應曰吾老且病忘乎軒矣奚記焉雖然病者吾身也身吾身者初未病也且吾胡爲而來也又胡爲而止也亦嘗觀諸雲乎何思何爲乎存太虛薄日月而翳光景雨下土而澤萬物迨其歸而樓

也倏焉斂藏不見蹤跡孰使然哉靜無而動有者也今生逍遙乎人世隨隙地而構斯軒岡阜環列靜安有常澗泉細流清冷自在與人若相得也吾之來而由乎是而止乎是與生夙相契也雲乎天遊人乎雲卧吾何知也吾何爲也而亦無不知且爲也况吾與生是非利害相忘久矣靡存於中靡形於外而又奚記焉德稱默識吾言命其友書于軒中以爲記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二

記

擣舍記

謝肅

上虞管起遠氏之避地于北山也山有大擣因作舍以蔭于
 其下而名之曰擣蓋自北焉且屬予記之時予有四方之游
 不果為及歸則擣舍者已徙構城中餘十年矣而其名不易
 則又謂予曰曩屬予記吾擣舍不意文之久不出也何故余
 復之曰起遠固美才而有用者也擣固散材而無用者也以
 無用之散材比有用之美才余何言以記哉乃愕然曰子以
 吾為有用之才則誠不知我矣獨不見夫元之季世乎朝綱
 解紐中原板蕩羣雄並爭以為敵國故中外急於用才而無
 所擇凡其才之可以宰一邑者或守一郡才之可以守一郡

者或鎮藩維或以將帥之才而屈伏行伍或以經綸之才而
沮沒簿書或位都卿相爵列王侯而非匡濟之才雖才有小
大用不適宜固未爲不見用也及

皇明聿興天戈一麾四海訾慄向之所謂才者莫不低頭束
手以就戮辱焉唯吾幸免豈不以其才之無用也邪天下已
定上乃更張治化深懲前代之失合羣才而聚于

京師親爲簡拔以用之有朝食藜藿而莫調鼎鼐者矣有莫
居逆旅而朝上巖廊者矣茲非有用之才乎然左承薦擢而
右賜徒流右懷章綬而左伏鈇鉞者亦云夥矣是豈

宸衷之不愛才也哉亦其才不勝任而冒焉者之故也以吾
才無用而獲免又何其幸歟此吾所以甘比於擣焉夫擣無
用之散材故匠石不加斤斧得以全乎其天而莊生嘗以此

言以爲求無所可用而爲余大用者也子但以是而記之何
謂無言乎余又復之曰嘻有是哉夫求無所可用者莊生所
以忘天下也爲余大用者莊生所以自私也自私而忌天下
豈聖賢之所安乎然吾知起遠讀聖賢書而志將有爲者也
道出處言必稱伊呂道問學言必稱孔孟伊呂孔孟未嘗自
私而忘天下也故伊尹之未見用也耕于有莘固耕者耳而
能樂夫堯舜之道及既見用也則相其君而覺斯民惟呂望
亦然方其未見用也釣于渭濱固漁者耳而能謹夫冊書之
戒及既見用也則尊主而庇民是伊呂未嘗自私而忘天下
也孔子謂如有用我吾爲東周而行夏時乘駃輅服周冕樂
韶舞此欲見諸行事者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孟子謂平治
天下舍我其誰雖不得位然其談王道道性善論養氣所以

立言垂訓者未嘗自私而忘天下也且夫天者降聖賢以其才非但使其自足於已而已必將欲其大有爲於天下以濟乎斯人也而莊生之才既不足以濟斯人又不肯下於聖賢乃託樗焉以肆其荒唐之說欲高出於天地萬物之表其亦不知視乎聖賢也而益卑矣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蓋以喻夫君子所守處亂世而後可見然非周于德者不能焉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斧斤伐之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蓋以喻夫人之良心乃固有耳若然則吾聞孔子嘗取松栢以喻君子之周于德者矣未聞有取於樗也吾聞孟子嘗取美木以喻人之良心者矣未聞有取於散材也今起遠亦養其良心而周于德則用世之才全於我矣又何必自比於無用之樗樗乎樗乎其莊生之徒歟越遠

有志於聖賢者也第以未之見用若無用然乃強名其舍曰樗耳夫豈其情也哉於是幡然喜曰是足以記吾樗舍矣敢不自勉遂爲書之

尊聞齋記

劉夏

詩三百昔余攻之以遊塲屋彼時尊尚特王之制日夕孜孜訓傳是故紀錄傳言者見取於有司遺傳者則見黜考官全藉是以決取舍其間雖有才優而文富學博而識高所見稍出訓傳外天下人必指日之曰是失經旨者也爲專門名家大憊矣以此籠絡禁制天下高材明知之士槩不出乎彼之格律一旦試中京師列於有官君子翻欲棄其舊步如脫敝屣則學賦詩爲文以藻飾厥躬後進之士倘又來扣求前日射中之術必曰余忘之久矣余忘之久矣嗚呼聖人刪詩宋

大儒先生傳詩豈謂科舉之敝其叛去至於如此之速也雖然此豈人之情也哉由學經之士拘於王者創法父師課試勤苦踣躄以執業雖嘗號讀聖人之經其實無得於心心之所樂不在是也窮經之士或者樂乎其心既焉而忘饑樂焉而忘憂可以與之共涉患難而不悔可以與之共處貧賤而不愠抱與俱處終身不厭安有叛去之理哉余始至金陵郭士中爲余設榻於其家尊聞齋要余共讀詩三百余乃爲之道行前驅其法先經後傳至或執經咨傳日可粗通十許篇稍稍純熟其勢洋洋焉翼翼焉如鷲爲乘涼風如巨魚縱廣淵卒也合三百篇天秩有序如親姻族姓三百人同堂共席左右列坐昭穆相從尊卑爲位血脉灌注聯絡流通天下大法天地經緯無旁蹊無多岐驅車四達煌煌周道闢如也士中曰樂哉斯言乎余曰未也良農爲土田橫縱其畝鋤治七八往返然後墾壤糜爛而植物滋生焉嗟乎讀書之道亦如此矣而况於窮經乎每夜二鼓盡茶味就睡士中挑燈吟諷尚未已士中樂矣庶幾尊其所聞矣乃語士中就書此言以記尊聞齋不亦宜乎

焦氏廬墓記

甲辰三年江西道提刑按察分司行部至進賢縣舉儒士二人焉其一人雷逸清其一人焦致中雷氏堅苦澹泊在家務耕稼焦氏教授里中有孝行歲當壬辰癸巳之時江南兵火大作焦之父母亡流離轉徙之中乃能不飲酒不食肉與人言輒流涕執親之喪三年及亂定還鄉又廬墓側三年嗚呼當此之際世道之大變何如也父子不相顧兄弟離散君臣

之義睽夫婦之道缺儒者多衣短衣帶長刀踐獵戎行一朝
依附權勢假名爲公卿郎將卽可以得志斬艾人如草菅區
區守行義出門有誰可相告語也而焦氏獨能力行孝弟於
此時邪夫孝弟也者士大夫百行之常亦無足多上人乃能
爲於三綱淪沒九法數壞之際此爲難能耳人者仁也仁人
之生德也孝弟生德之本根也本根植立則枝葉之條達也
茂可計日而冀矣每念彼同時之人馳騫於形勢之塗而不
知返膠固於劫奪之域而不能援此皆蹈夫死之道也夫有
死之道者今而漸盡泯滅化爲冷灰微塵不復有聞于時有
生之德者今皆頌薦于上大夫將有人民社稷之任進爲當
時聞人故余特爲雷氏作逸清堂序又爲焦氏作廬墓記者
見我 國家收拾天下人材未嘗專事甄受之末而遺于孝

弟力田之本也吾黨之士亦可以爲之儆懼矣

遊山記

具瓊

禦兒地四平無山其東北六十里有小山曰灸山山由灸道
入得名灸山之東曰史山庚戌春清明陳君仲謀約予遊灸
山適予被

召赴京師而仲謀亦以雨止今年春三月丁酉天氣澄穆予
與仲謀幸無一事撓乃相謂曰不可以不償所願促治酒肉
飲食已帥陳熊陳魯兩生泊于子翔由大溪北折而東度陌
越阡至灸山之趾居人四五家皆棘樊荆扉雞犬相應彷彿
桃源中而里之巨族卜民有家在山半冢後得支徑而上高
下稚松萬株環合無路俛首松下偃僂行而雲氣相盪不啻
魚泳波濤中山回路盡有石斬然壁立者卽灸道人尸解處

其顛有小石突怒立中類迸筍者有盤互類木走長根者方
飲酒大醉昏然欲睡皆踞石而坐松風謾謾吹入衣耳目為
醒欲過山北陸生來青堂而生以事出其子聞之為煮茶來
獻乃啜二甌以沃燥吻已而復東其塗漸夷有公主墓云宋
孝宗女葬于此又行至東山則所謂史山者山視安山稍卑
上建神官祠人至而禱者前後相屬余亦倦而休焉兩山之
中求其奇峰之環拱瀑布之質薄如赤城天姥無有也然予
意在於一適耳意之所適亦何異夫赤城天姥或因觀祠旁
古井井深二仞而泉瑩可盥是學倦者洗藥於此或云山僧
鑿石以濟三伏之渴者人又及以飲焉山之勝殆盡於是矣
日暮下山路益險或有險乎石路至不容足而山陽王氏
巨竹千挺然又未可造其所近山又有三湖青

停黛蓄與天一色錦鳧往來可畫從者皆持酒與二生
皆登舟仲謀從余徒行歸習者戊戌放舟自馬橋南行六七
里捨舟而塗至紫薇山之陰山楮無草木左右怪石縱橫錯
布類駝馬者類虎豹蹲者類羣羊之或寢或訛者細路出石
間如紫蛇踳踳盤而上山顛亦有神官古祠祠之下為廣福
寺寺建於唐時而飛樓湧閣高下向背皆依山勢而成寺僧
達公古道延坐半間雲所同坐者曰蘭谷曰天然惜余所知
梓南山者不幸而夭為之愴然其東偏小樓曰覽遠遂與古
道登樓望海而弱水三萬里之廣死在其下蓬萊雲氣隱隱
接於欄楯也又西過齋笑巖居中開燕坐之室納湖光延野
色即所謂天開圖畫者信非夸言也時笑巖沒已久弟子道
印具茗飲共讀章孝標詩日卓午返酌于半間雲所醞筍而

食肉雖美不能過也與仲謀各賦詩一解兒于翔復成五言
長篇以紀其事既罷下至半山有寺曰慧力蓋晉尚書張延
光故第也視廣福尤極壯麗旁像尚書父子而祠之其變之
餘仆者不復支蠹者不復易而陶老舍其中搏土爲瓦器然
諸浮屠猶守其道不去目於西廡小殿禮古旃檀佛梵唄之
聲雜於螺磬予嘉其信之篤而持之固且歎吾儒之不能及
也其東廡飯僧之堂曰勝功德海宋張卽之所書四字在焉
古道導余觀壁間畫龍一驤首躍洪濤中一旣升而反頽恍
惚有風雨隨之鱗甲飛動乃葉茂章元統甲戌夏所作距今
一十餘年矣其餘兩胡僧亦入妙品歎賞又之寺南有勝果
寺者不暇遊且轉而遊東山道遇才公大用泊桑子十不復
東一生因與之俱東山與紫薇夾水對峙相去可三四里

磴猶峻余且賈勇先登古道則不及而後矣山之寺曰崇福
寺寺廢亦久徒見浩劫於荒煙野草間而審食其墓頽况讀
書臺錢鏐洗劍池走馬塘舉無存者惟僊人葛洪井歷歲不
改其泉甚清汲者往往得丹砂或投石井中輒有聲如雷又
有慈烏泉者在山之東冬夏不竭余以道迂不及觀獨至俱
胝唱石岫岫深黑可坐三四人言舊多合抱大木三伏時
如清秋岫前土皆五色兒童拾之以爲玩今大木盡伐棟宇
亦撤矣下有農圃數十家屋參差鱗比叢篠灌木交蔭其旁
豈亦辟世之人與回登絕頂東望岸海連山起伏者秦柱山
也其北如獅子騰舞者橫山也其熱東嶽行宮至是而遊者
漸稀矣噫有其具而無其時不樂也有其時而無其地亦不
樂也今有其具有其時又有其地此余所以遂登臨之樂也

抑天也非人之所能必也不可以不紀

植勤堂記

余嘗論宋三百年間有大德而享其報者晉國公王祐也符彥卿與太祖外有君臣之分在周則爲比肩同事之人而握兵居重地一旦疑其爲變命祐往察動靜之跡且欲因而翦之使小人苟利富貴必希命附和以認其罪惡計吾之得失哉乃以百口保之坐是失官旣而其子文正公相真宗十有八年孫懿敏公在仁宗朝復出入將相三十餘年植槐之應捷若桴鼓當是時祐非私於彥卿實所以忠於太祖者也使太祖無誅滅大臣之過而彥卿免讒構之寃此固有純臣之義矣若秦檜當國忌賢嫉功盡斥異己至殺岳飛殺趙鼎而張浚胡寅亦幾不免其陰賊慘酷何如邪廼嘆其子不忠相

副當燕而罷曾不及求諸已其後卒禡爵廢棄秦氏遂哀鳴呼善惡之積如此天之報施又如此可爲百世之龜監已故君子莫不稱祐不徼近功至檜則皆怒罵欲食其肉然如祐之所存者恒寡而放檜之所爲者徃徃有之豈其性其爲豺虎哉將以天之冥冥爲不足信也不知甚矣撫之金谿有王燕謙和氏以晉公爲法顏其所居之堂曰植勤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咸賦詠以美之復介工部主事彭德脩來謁記故特舉二者論之大抵爲善無應則輟而不進此固人之常情勤則始終無間焉以木觀之封其本而枝益蕃去其蝨而實可冀蓋有出於自然者孰與快意一時以稔其毒肉未寒而名滅哉覽者宜有所勸是爲記熙荆國文公十世孫讀書好古有長者風爲鄉里所推云

仰高樓記

朱善

洪武己未正月善自遼東歸南昌秀士羅德厚館于書樓之上開牕而望之西山屹然于其前其卓絕若中軍大將部伍旗幟整齊嚴肅而不可犯也其靚潔若補陀觀音冠帶瓔珞尊嚴端正而不可狎也其飛動則矯然龍驤翩然鳳翥雄健俊快而不可羈也其變化則霞飛雲歛陽舒陰慘一日之間倏忽晦明而不可測也德厚曰自吾創是樓也且而笑語焉夕而寢處焉閑居而宴息賓至而觴詠焉無往而不於斯固將托是以終吾身而奚外物之足慕哉請子命之名而遂爲之記庶將賴以不朽予曰諾吾將有以成子之志按圖誌西山之高與廬阜等而諸峯競秀環三百餘里其巖洞之幽深良石之清美竹箭之茂密草木之靈異琳宮梵宇之相望良

田名圃之相屬所蓄之富足以衣被城中十萬之衆其利溥之所及者遠矣抑吾因是有感焉是山之大能與廬阜同其高則斯人之居是邦者獨無與是山同其悠久者乎稽之古人忠節如梅子真高風如徐孺子孝友如黃太史固皆足以敦薄立懦若乃輝然道德之光粹然言行之懿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靡不師法而宗仰之者其性濂谿周子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山之可仰也以喻盛德之可懷也景行之可行也以喻大道之可由也夫以是邦城池之壯麗第宅之雄偉人物之富庶挹清光而分爽氣者豈特茲樓爲勝而連山疊嶂延屬三百餘里又豈茲樓所能獨專也惟能知盛德之可懷知大道之可由則專茲山之勝者其必在斯人矣吾子其不可務乎德厚曰然某雖不敏請終身服膺焉

遂名斯樓曰仰高而爲記以遺之

華萼軒記

吳沉

浦陽鄭氏以孝義聞于天下久矣蓋自冲素處士諱綺者
子孫以無分居至貞和先生大和已六世矣貞和而下復三
世焉先生既高年碩德子孫又多材俊於是招延名師以訓
導之吾友宋景濂氏實往焉景濂一日以書來致其徒淵字
仲涵者之辭曰吾兄與弟皆受學於宋先生先生嘗以華萼
名吾所居之軒子其有以記之余識陋才謏向曾獲觀義門
文錄見當世之名公巨卿皆有稱述沉何人而敢廁姓名於
其間邪然以仲涵求之之切雖辭之而不獲也嗚呼常款之
詩周公之所作也周公聖人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公親遭管
蔡之變故其詩也其志切其情哀委曲詳盡千載之下遺音

皦然也使天下之人而無人心焉則已如人心未忘者使之
謳吟於三復之頃孝弟之思當何如其興起邪善乎蘇洵氏
之言曰今之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
身也五倫之中惟兄弟與父子爲天合而人生百年亦惟兄
弟相與之日最久奈何世之人蔽錙銖之利害徇陰昵之偏
私反視之不如他人之厚也昔先儒之訓詁此詩於常款之
托興有二說其一以爲衆華鄂鄂然俱發而光明興兄弟之
衆多而和睦也其一以華鄂分喻兄弟華與鄂相覆之光明
猶兄及弟相順而榮顯也三說不同而鄭氏之家則兼有其
美焉又聞之冲素之四世孫龍游府君德珪與青田府君德
璋兄弟也青田爲仇家中傷龍游奮身代之兩人爭欲就死
事在宋史孝義傳中嗚呼此則不幸而處乎患難者也今諸

君子乃生太平無事之世家道蕃昌之時有怡怡之美而無
患難之嘆何其幸歟其營是軒也蓋以爲合族之所朝於斯
夕於斯講明於斯燕會於斯遵豆靜嘉琴瑟和雅粲然禮文
之有序鵠乎恩意之交接信乎舉天下之樂不足以及此也
故沉以爲詩之次章昔爾之祖既允蹈之而末三章之辭今
仲涵兄弟又克踐之然則茲軒之取義也將百世其傳而無
慊矣鄒氏之澤其有涯乎古人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
貞和之賢景濂之教於是益可見矣景濂方以能文見許於
時仲涵豈不能求其師之言以爲榮而何假於余之區區者
哉

京師

京城鐘鼓樓記

王景

天子之都衆大之地故必渙鴻開之具以昭天休俾萬民
踰於防古之明王建大中之極據域之亢爽以棲鐘鼓之臺
氏掌之伺日畧之出內以爲晨昏節非欲侈爲壯麗大觀也
不如是則天紀不脩而大音希聞于遠也

國朝混一華夏建都應天據龍阜阻大江拓城萬雉以鎮服
四海

皇上維清緝熙德懋周溥以爲政令之行自京師始肇建譙
樓于皇城之西地當崇岡既亢且陽凡爲楹二十又四高若
千丈下爲馳道上懸巨鑪滿牢追蠡作其鱗之而鼓晉三八
周列千次扶桑啓曙衆華雷動徐疾三止金奏愛作以數節
之一百又八聲震天地無遠不格天關以開地戶以闢人門
以啓燿磁景昧數亦如之于是戒百司飭羣隸令于衆曰凡

興作休偃毋先時亦毋後時敢有不恭罰無赦於戲
聖皇恪脩舊章以爲民防天時正于斯人紀脩于斯
國容觀于斯建一樓而百度舉其誰敢不飭是宜表夫聲于
四海而垂則于億萬斯年之永也

復宗忠簡公墓田記

古之有盛德大功呼世者其祀典恒與天地相終始非鬼神
實司之蓋天理在人心不容泯也是以忠臣烈士英風凜凜
昭灼今古非惟當時慕之而數千載之後能使人感動興發
嗟乎生爲忠良死爲明神理之常也予見宋忠簡公宗澤墓
在鎮江京峴山其墓田林木乾坤跳踔不遂湮沒若神人扶
持之者良可敬也嗚呼胡虜入中國至靖康之際極矣宋太
祖有天下太宗真仁繼之百五十年涵養生息積國勢如大

山盤石自神宗用王安石國脉潛耗至于徽宗以侈廢之
童貫喪師以啓戎心再犯國都徽欽蒙塵邦昌僭位天理民
彝斷喪無幾惟宗澤起自義兵都總管留康王於磁州差軍
衛南上書勸進高宗卽位引兵趨行在帝壯之命知開封府
京城留守宗澤招集義兵得百餘萬山寨効順復數十萬方
寇日大舉而病不可起矣嗟夫宋之再造宗澤基之宗澤之
義兵盡散澤在則化叛逆爲王臣澤亡則王臣變爲賊矣是
澤之生死係宋之輕重其忠義貫日月心膽裂金石志吞逆
虜力不逮回鑾之疏二十四上而國賊中沮之感激而死
豈其得已哉使澤不死岳飛生存金之爲金未可知也
天朝郡守劉公辰蒞政之初見其墓蕪穢不治墓田爲寺僧

所侵卽奮然復其故物勒石紀功凡歸田四十八畝三分二厘四毫地一十四畝二分七厘六毫草灘一十二畝五分二十六厘六分七厘二毫重命龍華寺僧守之歲奉祠祀作文序其顛末其規模措置頗詳具云邦人復建碑于寺以紀興復之由揚劉公之德且來徵文予謂非宗忠簡公之忠義不能遺立壘于三百年之後非劉郡守之明昭前烈不能復忠簡公三百年之絕祀雖然是豈人力之可致哉天相之也夫國家之理亂係于天而人臣之忠義懸于天劉公此舉非天而何故予假天以彰郡守之績以勸世之爲政者知所本云

還牖軒記

劉三吾

都梁生李宣孟名請于予以其所名與字見質予謂宣昭義關人所通知也宣矣召矣不知所納約焉明無所從入矣

昌黎名愈愈之言勝也則字這之以有兼人之能不可無謙退之志也朱文公名熹熹之言大明也則字晦翁以旣從火之明可無韜藏其明之地哉人心無不有所蔽有所通彼蔽而復語之以所蔽愈不通矣必自其所不蔽推而反之心斯悟矣在易坎之六四尊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室之暗牖焉本匪所由之明乃室之所以受明也右象坤爲闔戶坎艮爲穴穴其戶牖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四用五之所明而以一尊之酒貳簋之食瓦缶之器自納于君納之不自戶而自牖者避其所蔽而就其所通者爲之說也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非不爭嫡廢之義非不明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上素知其賢而不能致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後來左師觸龍于

趙太后所愛少子不令質齊亦其所蔽于私愛也觸龍知其
所明左使之長久富貴一言而聽之如響教人者可不自其
所明而入之哉生知所以宣昭又知所以納約自牖則學得
所入而蔽有所通矣故因其見質也為名其軒以還牖蓋欲
其于宣昭之明而得所以納約自牖之地焉或曰茲義也非
釋氏所謂墮還墻壁明還戶牖者乎曰彼以通塞之常言此
不主塞主其通而言語若同而義實異也

宜隱軒記

方希古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于京師是時

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
人于獄議者寃之君曰此寧不足言邪即草封事詣丞相願
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

上言事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辯論
天下事激昂奇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為奇士予亦
服君之才以為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予遊
學于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
其貌加充聽其言若不忍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
未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旦暮攻習發其理
而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也予
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棄餘而君不予鄙也顧以
所居宜隱之軒屬予記凡物有所宜者必有所短舟宜於川
而不宜於陸騏驎宜於致遠而不宜於服田備於用也神龍
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蟻等局於時
也惟人亦然辨士宜於戰鬪之際而居平世不如庸人烏獲

任鄙宜於尚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
技也孟公綽宜於爲宰而短於治劇黃霸治郡則宜而爲相
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爲聖賢之學者脩之於身也無不
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
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違俗以爲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
進退皆安之而不顧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
美矣豈宜於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
之所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於道烏知
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乎人之
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䟽布而厭者其
衣文綉也必驕未有濫於貧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
慕利祿之心者死於貧賤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

名富貴之人也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旣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
合貲產同金鬻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
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卽石鏡之陽爲精
舍聚六經羣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脩身之
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
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爲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
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
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
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

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爲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爲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爲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馭曰學猶植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而不敢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奢泰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蠶起而未嘗正之以義也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于以治心修身致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右童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揣乎天命之微以盡性篤乎天倫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爲善學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首也苟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桂香書屋記

費宏

維揚衛侯張幹山紉韃本燕三王冑徙越前後數葉俱澤蔭官從貞者好木犀有佳桂詠貞翁因號桂友直叟移植西園構居室扁柱屋憤主承風韻加桂香屋幹山寓子巨臣巨臣

孫誼誼詞調逸視輩又加桂香書屋請余記夫桂異種香不
凡世謂月桂高五百丈吳剛隨斫隨合此荒唐說君子所不
道也然古今士取科目者以之自擬理或然歟昔竇諫議子
稱五桂雖行善之報要亦學問中來幹山清秀氣宇峻嶷特
出且與此桂相契誼藏修游息左右簡編始弗能捨也時乎
秋色平分天香滿屋香透卷書書含香氣香書一體內外氣
氤人知桂之有香而不知書之有香知書之有香而不知衣
冠廬舍身心表裏無適而非是香若幹山者上有所傳下有
所授他日嗣續名桂香之籍登

天府之榮以所修者由家而國則聲名洋溢而香散天下矣
何竇氏之多讓耶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二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三

記

滇南慟哭記

王紳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
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祿西川屢請于

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 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

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參見 岷府退謁藩閫文武大臣及士

人王友並以情事爲告聞者閔之競爲咨訪二十五日有楚

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於佑聖宮其久至

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

臣若司徒達里麻參政喻金閭高撫慰輩尤所尊重凡見梁

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爲之開說退諭其臣僚尤

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孽主逋
逃朔漠者遣侍郎脫脫自西蕃來通耗索糶且劫以危言必
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絕於我朝廼匿先公於
民間脫脫聞之謂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邪
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
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
假息以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
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况王
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
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少
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爲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楚人以
此日爲節日故又不忘也諱曰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淚
理麻旣陳奠祭左右具衣冠殮之以禮卽日昇至地藏寺此
漏澤園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
漏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至彼展哀至二
十七日紳別訪南關重金剛保以合其說蓋以先公嘗主其
家故也金剛保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勸閭市人競
來至問中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兄慶時爲
元帥故達理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畧與仁可同但奴
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濠邊復引至歷指其處哀未止有僧
從西來自云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遺殖何在
僧言彼時上下恟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
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
皆可稽但無能知夫葬所者因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

大

夾室越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于雲南府城隍里
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
前諱所畫哀題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昧爽行正祭禮先是
布政張公統參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
寬達理麻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言曾有詩見寄可考
暨紳至張公即命迎寬三月十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
化後達理麻已使葬于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
見平土而不結丘壙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犁
鋤存臻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
館二穀國寺後因賊脫脫至遂移館于春登楊氏家平日杜
絕不接人事惟讀書者述有文集二大冊達理麻錄本藏手
在寬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耆又沅

士鑑有年近見宜梁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爲元樞密院
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墓
所惟鉉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
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即來告且爲書招鉉十一日鉉至口述
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至兀兒朶東門
外之百步指羣塚千百而言曰大畧記在此處而羣塚盡遭
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
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羣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爲
但迎神主陳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迴
嗚呼哀哉紳之初志欲訪求遺殖歸葬先壟以襄大事不
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
何何面目見先公於九原哉擗踊之餘因恐死備記于簡

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潞州廟學記

孔克表

惟潞州古上黨之域盤據太行抗勢高爽為天下樞自昔號重地其俗尚樸儉其民力本喜文學州治南四里為孔子廟左為學元始建國州倅崔宣始經營之至元十二年乙亥知州事陳伯福繕葺而增廣之至正之季時丁用兵弗遑文教之事廟與學俱圯不治

皇明受命萬世底寧乃具設教條置師弟子員用脩學校之政郡邑奉宣德意罔敢弗欽洪武七年夏五月同知潞州事張侯寔來祗謁廟下惕然曰正化之行暨學校是基而宗祀孔子者寔教之所自出也故制下窄且多撓敗甚弗稱崇

重之意蓋亟圖之衆皆曰然第恐滄海南平公私膠轄幸少假焉既二年會蠲租令下民用以裕侯詢諸判官馬侯吏曰王均暨鄉之董文僉以為可於是伐鉅材琢貞石哀集衆工盡撤其舊而更構之中為殿八間象厥正配以及十哲左右廡各二十四間繪從祀羣弟子及歷代先儒于壁兩廡之端立屋六間闢中東西門而樹戟于其外門之南對峙齋宿之廬合十二間又南作高門三以應靈星廟之東別築論堂以為講肄之地直齋翼如學徒而處櫓樓屹如書冊是皮都為間復四十又四至于廟食之室烹飪之所教官講師之居止前後布列靡不完固繚以周垣徑以脩術甃以甃甃塗以聖丹血然靚深廓然宏敞經始於四月辛丑訖功於九月丙寅落成之日侯率寮案儒師行釋奠禮既而合宴于堂鄉老寓公

屬縣之吏逢掖之士咸大和會咄咄而相謂曰洋洋乎盛哉
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侯其知先務乎非有述焉將何以
考引侯德而掖民於道也乃相與謁辭刻諸石克表惟禮凡
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當是時學者非其師弗
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適所宗孔子集羣聖
之大成仁義禮樂之教垂於萬世之遠通祀于學於禮宜矣
朝廷釐定祀典凡廟食之神滄名繼號一是刊削惟孔子謚
爵仍其故所以崇聖道正人心而植世教也邦之人士入學
鼓篴當率勵剴劑以克廣其德業退而家居為良士君子焉
出而世用為名公卿大夫馬誠如是不惟無負於

國家而侯之志亦庶乎其遂矣不然羣狎朋殪稟粟是耗漕
不知明體適用之要又豈侯之所望哉侯名二同字大亨世
居阜城家于吳初舉進士擢白水縣令治最諸邑佐州再暮
其行事槩可稱述獨此關於治體尤大云

皆山軒記

胡廣

國家建太僕寺於滁陽以總江淮羣牧之政

聖天子蒞祚尤重其事乃遴選賢能授以是職吳侯鑑以將
家子魁傑負才氣擢為太僕寺丞治事有法率以古之君子
期待不肯為苟且之政比年馬大蕃息公私優裕侯尤好學
於公退之暇即賦詩寫畫自娛嘗於官署之偏築室數楹為
宴休之所引醴泉為渠紆流于外舉目而望則豐山琅琊諸
峯環列遠近發竒吐秀隱見於煙雲杳靄間而朝暮之景變
化無窮乃取歐陽公之言名之曰皆山軒徵予言為記滁之
山水名大著於天下後世者蓋自歐陽公始也公為守於滁

築亭於山水之間日與滁人遊而樂之顧望清流之閔思宋
太祖嘗破李景兵十五萬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外
求其迹蓋百年之間故老已盡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而當
時得以樂其樂者伊疇之力也滁人蓋未必知之而公與之
言忠厚之至也予惟今之滁非可同於昔日我

太祖皇帝龍飛淮甸由滁陽而基帝業呼吸雷動羣策響
應英雄蕩滅條磔百年腥羶之風盡復衣冠禮樂之舊

神聖功德與開天闢地而同其盛豈但平一城擒一二將之
足擬哉昔者滁當干戈之際爲用武之鄉今爲邦畿千里之
地而凡得以居其間者顧瞻山川仰思

太祖開拓平治之功而當時故老猶有存者皆能道其盛也
况草木雲霞蔚葱炫爛五色之氣凝爲龍文結爲鳳彩

翠華儼乎在目而向之徒見山高而水清者溟乎其微矣又
烏知有待於今日之盛也哉昔有觀山河而思禹蹟者禹之
功盛大故人莫能忘我

太祖功德卓冠萬世天下之所仰賴而人心有所不忘矧侯
居官是邦優游無事以樂乎雍熙太平之盛其所以感慕之
者宜何如也予知侯之脩其德而動其職思以報夫

國家生育之深仁庶幾侯之心矧侯之父兄皆攀鱗附翼以
取功名侯又當思振其家聲異時忠孝之名有所聞焉則是
軒與滁陽山水競光華於久遠矣予竊幸與侯同其遭逢之
盛是以惓惓焉爲侯道之也

遊陽山記

永樂三年秋八月

皇帝因建碑

孝陵斲石于都城東北之陽山得良材焉其長十四丈有奇闊不及長者三之一厚丈二尺色黝澤如漆無疵壘廷臣往觀之且相其制度之宜時諸臣往觀畢越九月戊午特

命翰林臣往觀於是學士解公大紳侍講金公幼孜暨廣偕往已未早朝罷由朝陽門出過十里鋪鋪外人家夾道連續而居間有市肆直抵滄波門門外隔平疇山蟬聯起伏卽城中所見諸山也山下烟林村落遠近暎帶耕夫餉婦橫縱隴畝有刈禾乘者有登禾乘于塲者有挽車以載者有汲以灌畦者有雜草萊者予三人觀其作勞徘徊久之見田塍畔繫一舟田間水與大江相通故有舟然乎疇曠野見此一舟亦自奇絕水之上有古石橋頽其半石墮塞橋下人取便從下

行橋上草甚深橋西北有土溝問之溝傍人云國初取土築拒馬牆就以疏牆內流水由拒馬牆折北而行至麒麟門門額前中書舍人詹孟舉所書麒麟門折東而行五六里漸多坡陀幼孜與予乘有輿上下山岡輒相與步行以息僕夫之力解公騎行常先一二里許不見予二人來輒下馬候又東過一長阪阪下路岐而二一依坂足少折而北一下田間少折而南予將循坂足而北田間人呼曰南行南行遂遵田畔折入小村市東山麓度坳入谷行長稜十餘里始至陽山山下草芟數百餘間以舍趨事者樊其周圍作門二通山之上下入門百步有井一方小石池二水甚清出門上百步許有井一云其下舊有泉因甃之以爲井井之外有深坑平山上土石填之舉石者邪許之聲相應仰見碑石穹然城立予足

力稍疲倦心急欲觀之雖疲亦趨而登至其下三人相視驚愕不已嘆息所未嘗見謂天生此石以有所待也山高數里其體皆石其旁巉巖不便登陟從碑石之左攀躋而上一人引手一人下推又躋一級漸至山頂石如磬頭者窅窅者窳而通者高者下者險不可履作蟻緣而度漸過碑石之右稍平可行余將俯觀心掉股票目眩不能下視獨解公登石立久之余坐息定更踰山頂數十步望見長江數百里隱隱而來舟帆上下如豆江北諸山澹然於煙霏霧靄間杳不能辨山近東北二峯峭拔如削即都城東門望見二峯青翠高聳者山之南有舊塚相傳曰葉丞相墓按金陵志葉祖洽墓在宣義鄉卽此是也祖洽熙寧三年廷對第一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政和七年終于真州奉勅塋此蓋葉丞相

者相傳之誤也南望鍾山一峯上干天際秀立如玉筍都城萬雉紅光紫氣蔚蔚葱蔥結爲龍文散爲霞彩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日過午下山回至小村市望見樹林陰翳中一徑沿澗上兩傍皆松栢有古寺甚牢落梁本業寺也稱於天監九年五代時碑刻尚存有古桂二株其本枯朽其旁枝復拱抱又將枯矣疑與寺同植者從旁入一小軒軒外多竹其南有古井水滿而清汲以烹茶味甘冽乃命酒酌軒中酌罷復尋寺前小徑轉登寺後山山多石石鏹多棘刺行則鉤衣以乎褰衣去地尺徐行至一巨石上坐息眺望少頃從山脊下至寺已昏暗取酒燈下更酌別入一小室坐久始就寢山空夜涼寂無人語但聞蟲鳴唧唧窓外落葉撼撼作聲余久不能寐地志云謝靈運墓在寺近欲待明訪之叩僧不知其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三
八
處庚申日離寺由故道入麒麟門綠鍾山麓而行午至靈谷寺觀當時善畫者圖雪景海水干壁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并宋璩篆書金剛經觀之至暮而還廣自惟以匪才際遇 明時荷

聖天子寵眷置於侍從優游 禁闥無所裨益夙夜悚懼况敢爲暇逸之事乎屬

聖天子致孝皇考樹石園林昭功德於萬世皇其制作不敢以忽故三事大夫及百執事咸得賜觀廣幸從二君子之後徜徉於山水之間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與夫一草一木之微無不可樂是皆

聖天子之賜也烏可不知其所自遂執筆記之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三

